



陈 广 生



雷锋传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5097/19

雷锋传

陈 广 生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三 年 · 北 京

B 120064

雷 锋 传

陈 广 生

*

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七 二 二 八 工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7.25 字数150,000

1983年12月第一版 1983年12月福州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3185·18 定价：0.55元

出版说明

雷锋同志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社会主义时代青年学习的楷模。

为了纪念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二十一周年，进一步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作者在《雷锋的故事》一书的基础上，参照有关资料、文章和采访笔记，重新改写成《雷锋传》。

本书真实地记录了雷锋同志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战斗历程。其中新增补的《友谊》、《北上》、《“保尔”》和《“兄妹”情》等内容是过去没有写进《雷锋的故事》的故事。全书内容丰富，情节生动，语言朴实。

本书在编排等方面可能有不完善之处，希望广大读者提出批评，以便再版时改正。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目 录

童年	(1)
解放	(10)
少年先锋	(18)
“螺丝钉”	(26)
锻炼	(31)
友谊	(42)
北上	(50)
到鞍钢	(61)
“保尔”	(69)
呵，青春	(78)
“兄妹”情	(85)
参军	(94)
苦练	(103)
服从需要	(109)
赶上去	(114)
“钉子”精神	(120)
热和光	(125)
抗洪	(132)
“傻子”	(138)
入党	(145)

发“愤”	(151)
团结前进	(156)
人民勤务员	(165)
优秀辅导员	(171)
人民代表	(181)
“火车头”	(188)
军民一家	(194)
前方和后方	(208)
荣誉和批评	(214)
永生	(221)

童 年

从长沙城跨过湘江，越过岳麓山，顺着长宁公路西行三十里，在那连绵的丘陵之间，在大地主刘家祠堂的后面，有个小山村名叫简家塘。塘后蛇形山前有几间不避风雨的破茅屋，土墙开了拆，用几根树杆支撑着。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农历十一月二十日），雷锋就出生在这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因为这一年是农历“庚辰”年，家里就给他取了乳名叫“庚伢子”。

那时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的烽火已燃遍全国。但是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日寇进攻面前节节溃退，使祖国山河一大片一大片地沦入敌手。日寇的铁蹄踏到了湖南、湖北大片地区，再加上汉奸、走狗为非作歹，湘江两岸成了豺狼当道的世界，广大劳苦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下，只几年的时间，雷锋的爷爷、爸爸、哥哥和小弟弟都相继死去。他刚刚六岁时，一家六口人，就剩下妈妈和他两个人了。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过着十分艰难困苦的生活。妈妈横下一条心，不管生活多么困难，也要把雷锋抚养大，好为死去的亲人报仇。

雷锋的妈妈是个十分刚强的妇女，乡亲们都亲切地叫她“雷嫂”。这个铁匠的女儿，由于家庭贫困，父母无力抚养，生下她几天就被送进了长沙一家育婴堂（实际上是帝国主义者和地主资本家残害穷人儿童的魔窟）。当时，简家塘

附近一个姓杨的妇女，在育婴堂当奶妈，非常喜爱这个小女孩，就设法抱回家来，养到五、六岁，也无力抚养了，便送给雷家做了童养媳。十几岁结婚以后，就开始操持一家人的生活。她曾给资本家做过工，给人刺过湘绣，打过草鞋卖，领着孩子讨过饭，也到地主家里当过佣人。但年复一年的奔波劳累，换来的却是数不尽的灾难。

一九四七年夏天，雷锋的妈妈在地主唐四滚子家做女工，操劳几个月，结果却受尽了凌辱和迫害。在那暗无天日的社会里，她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怀着满腔悲愤，离开了唐家那座人间地狱。回家以后，她很少言语，很少出门，时常背着雷锋暗自落泪，有时独自到雷锋爸爸的坟上痛哭一场。深重的灾难折磨得她失去了生活的勇气。

这年中秋节的晚上，山谷里洒着昏暗的月光，刘家祠堂门前唱起了中秋影子戏。小雷锋知道妈妈心里不痛快，听到锣鼓响，就从外面跑回家来找妈妈一起去看影子戏。他推门一看，只见妈妈坐在床上，泪痕满面，便一头扑到妈妈怀里说：

“妈妈，看戏去，看戏去吧！”

妈妈的泪水簌簌地滴落在雷锋的脸上、身上，两手紧紧抱住他说：“孩子，你还这么小，要是再没有了妈妈，你怎么活呀！”

雷锋还不完全懂得妈妈这句话的意思，他抬头看看妈妈的脸，说：

“妈妈，你不要哭，我不离开你！”

妈妈用发直的眼神把孩子从头看到脚，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孩子，看你小手小脸弄得这么脏，来，妈妈给你洗一洗！”

妈妈打来一盆清水，把雷锋的手和脸都洗干净了。然后，又把他拉到身边，紧握着他的手说：

“孩子，你可记得你的亲人都是怎么死的么？”

“亲人都是怎么死的……”雷锋默默地站在那里，眨着眼，听着妈妈诉说了许多悲惨的往事。

爷爷雷新庭，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贫农老人，多年来佃种唐四滚子的两担田（约合十亩），风里雨里成年累月地劳动，还维持不了一家半饱的生活，结果在重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的盘剥下，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一九四三年冬天，小雷锋刚会摇着小手喊叫爷爷，有钱人家杀猪宰羊，准备过年时，地主唐四滚子闯到雷家，逼着爷爷一定要在年前还清租债，否则就夺佃，不许再种唐家的田。这年收成不好，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哪里还得起租债啊！爷爷又急又气，病情转重，竟在年关时节被地主活活逼死了。

爸爸雷明亮，从小和爷爷靠种地主的田过活。一九二六年在势如暴风骤雨的湖南农民运动中，参加了当地农民协会，并担任农民自卫队队长，勇敢地和土豪劣绅作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他到长沙市仁和福油盐号当了挑夫，终年奔波在湘江两岸。抗日战争的第二年，在日寇大举进攻面前，国民党军节节溃退，竟不顾人民死活，放火焚烧了长沙城。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里，资本家逼着雷明亮到江边运货，结果遭到国民党兵的毒打，吐了血，内伤成疾。他回到简家塘，带着伤病种田、抬轿子、打零工，勉强维持妻儿老小的生活。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者侵占了长沙一带时，雷明亮被日寇抓去做挑夫，又遭到毒打，吐血越来越严重，无钱医治，第二年春天死去。

哥哥雷振德，父亲死后，年仅十二岁就离家几百里，到

津市一家机械厂当了童工。他小小的年纪，经不起繁重劳动的折磨，不久就得了“童子癆”（肺结核）。一天，他突然昏倒在机器旁，轧伤了胳膊和手指。资本家算计从这个孩子身上再也榨取不到多少油水，就把他解雇了。他带着病残的身体，回到家里，伤势稍好，又到江边溁湾镇一家印染作坊当了童工。由于劳累过度，肺病一天天加重，瘦成了皮包骨，又没有钱医治，一九四六年也死去了。

没有了爸爸，没有了哥哥，家里生活更困难了。不到两岁的小弟弟连饿带病，也死在了妈妈的怀里……

只有三年多的时间，亲人接连倒下去，他生来就遭受了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不幸。这天晚上，听着妈妈悲愤的诉说，他幼小的心灵里积满了仇恨，握着小拳头，忍住眼泪，点点头说：

“妈妈，这些事我都记得！”

妈妈脱下外衣，给他穿在身上，哽咽着说：

“穿上这件衣服吧，少挨些蚊子咬，往后妈妈就不能再疼你了……”

“妈妈！”小雷锋迷惑不解地望着妈妈。他哪里知道，这个昏暗忧伤的夜晚，就是他们母子生死离别的时刻呀！

妈妈借故把他托付给本家六叔奶奶照看，回到了自己的屋里……

第二天一清早，当雷锋跑回家时，只见妈妈已悬梁自尽。他慌忙扑上去，紧紧抱住妈妈的两腿，“哇”的一声哭起来，不住声地喊叫着：

“妈妈！妈妈！……”

可是，妈妈再也听不见儿子的呼唤，再也不能照料自己的孩子了。

滚滚湘江水啊，巍巍岳麓山！你们可以作证，万恶的旧社会逼得雷锋家破人亡，他不满七岁就成了孤儿。雷锋一家血泪斑斑的阶级仇、民族恨，就是旧中国千百万被压迫人民苦难遭遇的一个缩影。

苦怜苦，穷帮穷。雷锋的妈妈死后，本家六叔奶奶收养了他。

六叔奶奶家也很穷，租种地主几亩田，家里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雷锋人小却很懂得生活的艰难，怕给六叔奶奶家增加负担，时常背着六叔奶奶到远处去讨饭，晚上有时回不来就露宿在外。为了帮贴六叔奶奶家，他还经常上山去砍柴。这种日晒雨淋的生活，使他脊背上生了个“背花疮”。疮头开始只有指甲大小，谁知越长越大，没过几天成了一个大脓包。急得六叔奶奶天天弄草药偏方给他治疗。

一九四八年青黄不接的时候，雷锋忍着疮痛，拿上讨米袋子出去讨吃的，顺着公路走了一阵，想到山里寻点野果充充饥，便拐进了路边的山林中。走出没多远，前边有一幢白粉壁大瓦屋，他想这准是个财主家，再饿也不向这些人讨吃的。他走着想着，蓦地从那大瓦屋里窜出一条狗朝他扑过来。他弯腰捡起一块石头打去，见那狗还很凶，他又捡起一块石头爬到一棵树杈上，照准狗头狠狠地掷下去，那狗才夹着尾巴“汪汪”地嚎叫着跑了。雷锋刚从树上下来，地主儿子跑出来，上前揪住雷锋，连打带骂：“小叫花子，敢打我的狗，这是打狗欺主！”

“我就打了！欺了！”雷锋猛劲挣脱开，抡起讨米袋子，扫在地主儿子的脸上，转身就跑。当他跑进树林时，背上的疮口疼得钻心，用手一摸，又是脓又是血，知道是脓包被杉

刺扎穿了。他连忙把衣服脱下来，愤愤地走出树林，上了公路。公路上人来人往，凑巧碰见了拉黄包车的彭大叔拖着空车子往回走。彭大叔见雷锋背上流着脓血，连忙停下车子，把他扶到车上坐了。雷锋把刚才地主儿子放狗咬他的事对彭大叔讲了。“这些狗崽子，没得日子逞凶了！”彭大叔边说边用自己的汗巾给雷锋抹擦脓血，还小声告诉他：“听城里工人说，我们穷苦人有盼头了，北方好多地方都盼出头了！”

“盼出头了？”雷锋瞪着眼问。

“对。”彭大叔悄声告诉他：“等着吧，孩子！穷苦人翻身的日子快到了。”

从这天起，雷锋天天盼着翻身解放。

这是“立夏”前的一天，雷锋磨快了柴刀，约了几个小伙伴一块砍柴去。他问大家：“田边路边柴草浅，哪块子柴好？”

“蛇形山！”小伙伴答。

“那我们就到蛇形山砍去。”雷锋说着背起了扞担。

“我不去！”有个邻居小孩说，“蛇形山是徐二恶婆家的，到那去砍柴，叫那婆娘看见可不得了。”

雷锋听了，眼珠一转，想了想说：“怕什么！遍山柴草是风吹绿的、雨浇大的，关她徐家屁事？”

“对，我们没柴烧，她家存有隔年柴，砍得！”小伙伴们异口同声地说着跟雷锋走了。

蛇形山离六叔奶奶家不远，一眼望去象一条巨蟒，山里树密柴深。雷锋和小伙伴们一进山，一齐下手砍的砍，捆的捆，捆一担挑走一担。最后只剩下雷锋帮助一个小伙伴在捆柴。

正在这时，徐二恶婆悄悄地溜进了山，看到山边茅柴被

砍了一大片，气得这婆娘冲着雷锋恶声骂道：

“穷鬼崽子，你好大胆，敢到我家山上来砍柴！”

“茅柴不是你栽的，人人砍得！”雷锋先让身边那个小伙伴走了，才挑起了自己的柴担。

徐二恶婆气得暴跳如雷，扑过去一把掀翻了雷锋肩上的柴担，顺势夺下他手里的柴刀，劈头就砍。雷锋一闪身抽出了柴担里的扞担，一边抵抗一边后退。徐二恶婆张牙舞爪地赶上去，抓住雷锋手中扞担，挥起柴刀在雷锋手背上连砍了几刀，雷锋的手背顿时鲜血直流。雷锋忍着剧痛，向徐二恶婆一头顶去，把那恶婆顶翻在地，仰天乱叫。雷锋乘机夺回柴刀而去。鲜血，顺着他的手指滴落在山路上。

雷锋跑回家，六叔奶奶见他手上血糊糊的，忙问出了什么事。雷锋把上蛇形山砍柴的经过说了。六叔奶奶一边骂徐二恶婆，一边忙着拿黄草纸烧成灰，洒在雷锋的伤口上，不许他再到蛇形山去砍柴。

这天傍晚，雷锋又去找彭大叔打听穷苦人翻身解放的消息。彭大叔听说他的手是徐二恶婆给砍伤的，气愤地说：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她还这么凶！庚伢子，等共产党、解放军来了就好了。”

“大叔！共产党、解放军到底什么时候来呀？”雷锋急切地问道。“我在天天盼着哩！”

彭大叔说：“快了，听说解放军已经打过了长江，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要解放全中国呢！”

雷锋听得脸上绽开了笑容，伏在彭大叔的肩头上说：“我知道，毛主席就是毛委员。”

“对。”彭大叔说着，“等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解放军来了，我们就翻身了。到那时候，我们还要成立农民协会，成立儿童团，斗地主分田地。等着吧，等到那一天，你这个苦孩子也会有事做的。”

其实，还没等到那一天，彭大叔就有意识的让他为革命做事了。

一天傍晚，雷锋正在屋前拾掇柴禾，忽听有人叫他，回身一看，原来是常到彭大叔家里去的那位长工周满叔。他悄声问雷锋：

“庚伢子，你去过江边溁湾镇吗？”

“去过。”

“今晚上敢去吗？”

“敢！”

“那好，今晚给你个重要任务，帮我们到溁湾镇去贴标语。”

“贴标语？！”这可是雷锋没想到的事，他马上答应，“我这就去。”

周满叔往镇里走去后，雷锋觉得这事很神秘，也没告诉六叔奶奶一声，就悄悄地走了。他乘着月色，迎着舒爽的江风，很快来到了江边溁湾镇。在道旁树影下，周满叔和另外一个人，正坐在箩筐横放的扁担上歇脚等他，雷锋凑上前去，周满叔趁四下无人，伸手从箩筐底下取出一卷标语，塞进他的衣襟里，又在他耳边小声地叮嘱了几句，雷锋点点头，接过一瓦罐浆糊，朝镇里走去。

雷锋来到镇街上，一眼看去就象讨饭的孩子。夜晚街道上行人很少，他机警地在电线杆上、墙壁上贴上一张张“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标语。走出街口，来到

行人比较多的江边渡船码头，只见有几个国民党匪兵正吆喝着叫渡船。雷锋沉着、机灵地跟在这几个家伙的身后，等他们回过身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标语，早已赫然出现在码头上。

这些标语象炸弹爆炸一样，很快震动了全镇。雷锋走出镇子，周满叔夸奖他任务完成得很好。叔叔们还有事，就让他先回去了。

雷锋兴致勃勃地往回走，心里更加急切地盼望光明的时刻：共产党、解放军快来吧，早来一天，我们穷人早一天翻身，早一天为我死去的亲人报仇！……月光照着眼前的路，他走着想着，往返走了几十里也不觉得累。回到简家塘时，晨星已落，天色将晓，他登上山坡，望着东方透出的晨曦，高兴地说：“好啊，天快亮啦！”

解 放

乌云遮不住太阳，苦难的日子终于熬到了头。一九四九年八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直下湖南，解放了雷锋的家乡。

锣鼓喧天，彩旗飘扬。欢迎啊，人民的子弟兵！

长宁公路上扎起了花团锦簇的彩门，沿街摆上了一个又一个茶水站。雷锋夹在欢迎的人群中，又喊，又笑，又是跳。他觉得天变了，地变了，受苦受难的乡亲们也变了！那幽静的山谷，翠绿的田园，那一池池塘水；一片片山林，和那一幢幢简朴的茅屋，仿佛都获得了新生，往日紧锁双眉的乡亲们，今天都一个个笑逐颜开。

雷锋脸上充满了笑容，他手捧茶杯，在人群里钻来钻去，不住地招呼解放军叔叔喝茶。

这天傍晚，我军的一支队伍要在当地宿营，雷锋又和乡亲们一起东跑西颠地帮助张罗住处。部队刚驻下来，战士们马上就给群众挑水、扫地，亲热得如同一家人一样。雷锋在战士们身边转来转去，一会儿工夫，就和连部的小通信员混熟了。他问这问那，还好摆弄人家的枪。

夜深了，雷锋还不肯离开连部。他悄悄地问连部的通信员：

“你是怎么当的兵？”

“志愿当的呗。”

“我志愿行不行？”

“你？”通信员笑了，“你还没有一支枪高，就想当兵？”

“没有枪高？”雷锋不服气，“比比看吧！”

“不用比，高不了的。”

“别看我小，可我什么也不怕。”雷锋用恳求的语调说，“跟连长说说，把我带着吧！”

“要说你去说吧，我可不去替你碰钉子。”小通信员说。

第二天，队伍要出发了，雷锋又来到连部，只见彭大叔、周满叔，还有好些乡亲们都纷纷赶来送行。雷锋走过去拉住连长的手说：

“叔叔，我要当兵，带我走吧！”

“带你走？”连长笑着问他，“你为什么要当兵呀？”

“我，我要报仇，我要报仇啊！”

彭大叔帮他揩去挂在脸上的泪珠，向解放军同志述说了雷锋苦难的身世后，说：“这是苦水里泡出来的一根苗苗啊！”

小通信员不由得也帮雷锋说话了：“连长，带上他吧，生活由我来照顾。他会成为一个好战士的！”

连长拉过雷锋的小手，无限深情地说：“我们都是穷苦人出身，你的仇就是我们的仇，我们一定替你报！”“我要跟你们一起去报仇！”“你的年纪还太小，你现在的任务是要好好学习，等长大了再参军也不迟嘛。”

“不，我要去，我就要去！”

“好孩子，我们到前方去打仗，消灭反动派，是替受苦受难的人民报仇。你们留下来，在本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征粮支前，清匪反霸，也同样是替受苦受难的人民报仇呀！”

雷锋眨着眼睛问：“我们这里也有共产党？”